



巴黎的  
鳞爪  
徐志摩 / 游记

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稀罕天堂  
尝过巴黎的老实说连地狱都不想去了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# 巴黎的鳞爪

——徐志摩游记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巴黎的鳞爪：徐志摩游记 / 徐志摩著. — 天津：  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3.4  
(再读徐志摩)  
ISBN 978-7-201-08030-7

I. ①巴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游记-作品集-中国-  
现代 IV. ①I26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0803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黄 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 022 ) 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700 × 960 毫米 16 开本 10.2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：210 千字

定 价：29.00 元

# 春痕处处

(代序)

叶公超说：“我总觉得志摩的散文是在他诗之上，他自己却不以为然，他曾说过他的散文多半是草率之作，远不如在诗上所费的功夫。”

志摩的诗与散文，何者更好，是见仁见智的事。不过，诚如志摩所说，他的散文多是率性而写，不像他写诗那样精雕细琢，这固然可视为“草率之作”，而从另一方面说，却也可视为无所羁绊、信手拈来的文章。而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，无拘无束地写下的文字，往往不乏精彩之笔。徐志摩的游记，便属这类。

徐志摩去过许多地方。从南方到北方，从中国到欧洲，在他留下足迹的地方，他也留下了不少韵味无穷的记游华章。其中最值得称道的，是他的欧游漫录，包括西伯利亚旅行见闻，意大利的情思，巴黎、伦敦的感怀，等等。美丽的风光，拨动着他的心弦；风土人情，让他感悟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；所遇见的不同的人，则更触动着他思想深处的种种观念。而去国怀乡的感念，思亲念友的牵挂，也融会在那行踪记录的字里行间，给读者留下了一幕幕过目难忘的精美景色。

看他在《巴黎的鳞爪》中记述的人生故事，那被他称作“随口曲”的文字中，透着巴黎的香艳与巴黎的腐朽，在那看似平静河水般的生活

中，“多的是潜流，多的是漩涡”，很容易让人“卷了进去”，从而让人既感到酸楚，又觉香甜；既一怀愁绪，又如登仙，就看置身其中的人自己如何去把握自我。而作者称自己只是“在赛因河岸边看热闹”，至多也只不过在水边浅水中蹚过，并在那靠岸的清浅处，倒也认清了巴黎的生活漩涡。这样的文字，让人在了解了一个都市的灯红酒绿内幕的同时，也深深感悟了人世的酸甜苦辣。

在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中，我们又可以随着徐志摩的叙述，去游览伦敦——确切说是剑桥大学，那儿的人文景观，那儿的自然风光，与他一起，在康河边度过一个个“最渐缓最艳丽的黄昏”，“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”。其实，如果我们知道徐志摩对于林徽因的感情涟漪就是从那儿荡漾开来，那么我们就更能理解他所说“快活的灵魂”也仿佛在“春”中回响，以及他在此后许多年一直挥之不去的情思：“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，说也可怜，算是不曾虚度。”

他的浪漫情怀，总是与大自然相联系。从《雨后虹》中，可以看到他冒着雷雨奔向河边，站在桥上等待雨后西边天空彩虹的出现。林徽因曾对此感到好奇，问他：“你立在桥上等了多久，并且看到虹了没有？”他说记不清在雨中待了多久，但他居然看到了虹。林徽因问他怎会知道准有彩虹，他得意地笑答：“完全诗意的信仰！”“诗意的信仰”，一语道尽了徐志摩充满情趣的品性。

在意大利翡冷翠（即佛罗伦萨）山居的日子里，那阳光，那和风，那山林水气，那乡野花草，无不令人生出与莺燕同歌、在山泉声中陶醉的感觉。而文艺复兴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与艺术遗迹，又另有一番意蕴，令人留连忘返。这从徐志摩《翡冷翠山居闲话》等文章中，可以得到一个切实的感受。而在国内天目山山居时所写《天目

山中笔记》，字里行间虽弥漫着佛家的悠远气息，却也同样可以从那山间林海云海的清幽与壮丽，感受到作者由自然与梵刹所生发的人生感悟。远离都市的嘈杂，在山野中沉醉，又在绿野青翠之中思索历史与人生，乃至高妙的哲学化境，这成为徐志摩游记中的精彩之笔。

俄罗斯之旅，则与浪漫无关，更多的是交织着深沉的历史感和纷繁的现实感。1925年3月，徐志摩因与陆小曼的恋情遭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重重压力，不得不赴欧洲逃避一时。他由东北启程，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，再转往意大利。沿途他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，一一写成游记寄回国内。那些文字纪实性很强，可以带读者见识形形色色的人物，触摸他所到之处的人文历史与现实人生的痕迹。西伯利亚壮美的风光，俄罗斯人开朗的性格，以及艰难的生活、旧文化与新政治的潮流等等，杂糅在一起，让人看到一个多面多彩的俄罗斯。赞美、欣赏、好奇、厌弃、恐惧，种种感受，都可以随这游记如潮一样汹涌而来。可以说，它展示的不只是外在的风景，更有深层次的社会内涵，读来让人有一种内心深处的震撼。

此外，徐志摩还有其他一些记述自己行踪的好文章，其中有的原来是日记，从中可以看到许多与他相关的人与事，以及他所见的世情与风景。这对于读者加深对徐志摩的了解也是有帮助的。

本书借用了徐志摩《巴黎的鳞爪》一书的书名，而内容则有不少区别，这是须告知读者的一点。

徐志摩是个情感丰富的人，喜欢借自然风光以述怀。他曾说：你不要只想到上午太阳的炫耀，便忘掉黄昏时的晚照。

也许,从他的游记中,我们可以读出晨光与夕照在人的生命中的意义。

陈益民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雨后虹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泰山日出 .....                | 9   |
| 西湖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2  |
| 致胡适(节录) .....             | 26  |
| 南行杂纪 .....                | 28  |
| 天目山中笔记 .....              | 38  |
| 杭州记游 .....                | 43  |
| 致凌叔华 .....                | 45  |
| 印度洋上的秋思 .....             | 47  |
| 给新月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54  |
| 西伯利亚游记 .....              | 59  |
| 莫斯科游记 .....               | 73  |
| 《一个态度》的按语 .....           | 105 |
| 翡冷翠山居闲话 .....             | 113 |
| 白地亞(Badia,Florence) ..... | 116 |
| 意大利的天时小引 .....            | 118 |

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巴黎的鳞爪 .....     | 120 |
| 我所知道的康桥 .....   | 136 |
| 富士(东游记之一) ..... | 146 |
| 杂碎 .....        | 150 |
| 致恩厚之 .....      | 152 |

## 雨 后 虹

我记得儿时在家塾中读书，最爱夏天的打阵。塾前是一个方形铺石的“天井”，其中有石砌的金鱼潭，周围杂生花草，几个积水的大缸，几盆应时的鲜花，——这是我们的“大花园”。南边的夏天下午，蒸热得厉害，全靠傍晚一阵雷雨，来驱散暑气。黄昏时满天星出，凉风透院，我常常袒胸跣足和姊嫂兄弟婢仆杂坐在门口“风头里”，随便谈笑，随便歌唱，算是绝大的快乐。但在白天不论天热得连气都转不过来，可怜的“读书官官”们，还是照常临帖习字，高喊着“黄鸟黄鸟”，“不亦说乎”；虽则手里一把大蒲扇，不住地扇动，满须满腋的汗，依旧蒸炉似透发，先生亦还是照常抽他的大烟，哼他的“清平乐府”。在这样烦溽的时候，对面四丈高白墙上的日影忽然隐息，晴朗的天上忽然满布了乌云，花园里的水缸盆景，也沈静暗澹，仿佛等候什么重大的消息，书房里的光线也渐渐减淡，直到先生榻上那只烟灯，原来只像一磷鬼火，大放光明，满屋子里的书桌，墙上的字画，天花板上挂的方玻璃灯，都像变了形，怪可怕的。突然一股尖劲的凉风，穿透了重闷的空气，从窗外吹进房来，吹得我们毛骨悚然，满身腻烦的汗，几乎结冰，这感觉又痛快又难过；但我们那时的注意，却不在身体上，而在这凶兆所预告的大变，

我们新学得的什么：洪水泛滥、混沌、天翻地覆、皇天震怒；等等字句，立刻在我们小脑子的内库里跳了出来，益发引起孩子们：只望烟头起的本性。我们在这阴迷的时刻，往往相顾悍然，热性放开，大噪狂读，身子也狂摇得连坐椅都磔格作响。

同时沉闷的雷声，已经在屋顶发作，再过几分钟，只听得庭心里石板上劈拍有声，仿佛马蹄在那里踢踏；重复停了；又是一小阵沥淅；如此作了几次阵势，临了紧接着坍天破地的一个或是几个雳霹——我们孩子早把耳朵堵住——扁豆大的雨块，就狠命狂倒下来，屋溜，屋檐，屋顶，墙角里的碎碗破铁罐，一齐同情地反响；楼上婢仆争收晒件的慌张咒笑声关窗声；间壁小孩的欢叫；雷声不住地震吼；天井里的鱼潭小缸，早已像煮沸的小壶，在那里狂流溢——我们很替可怜的金鱼们担忧；那几盆嫩好的鲜花，也不住地狂颤；阴沟也来不及收吸这汤汤的流水，石天井顷刻名副其实，水一直满出尺半了的阶沿，不好了！书房里的地平砖上都是水了！闪电像蛇似钻入室内，连先生肮脏的炕床都照得铄亮；有时外面厅梁上住家的燕子，也进我们书房来避难，东扑西投，情形又可怜又可笑。

在这一团和糟之中，我们孩子反应的心理，却并不简单。第一我们当然觉得好玩，这里品林嘭朗、那里也品林嘭朗，原来又炎热又乏味的下午忽然变得这样异乎寻常地闹热，小孩那一个不欢迎。第二，天空一打阵，大家起劲看，起劲关窗户，起劲听，当然写字的搁笔，念书的闭口，连先生(我们想)有时也觉得好玩！然而我记得我个人从前亲切的心理反应。仿佛猪八戒听得师父被女儿国招了亲，急着要散伙的心理。我希望那样半混沌的情形继续，电光永闪着，雨永倒着，水永没上阶沿，漏入室内，因此我们读书写字的责务也永远止歇！孩子们照例怕拘束，

最爱自由,爱整天玩,最恨坐定读书,最厌这牢狱一般的书房——犹之猪八戒一腔野心,其实不愿意跟着穷师父取穷经整天只吃些穷斋。所以关入书房的孩子,没有一个心愿的,底里没有一个不想造反;就是思想没有连贯力,同时书房和牢房收敛野性的效力也逐渐进大,所以孩子们至多短期逃学,暗祝先生生瘟病,很少敢昌言从此不进书房的革命谈。但暑天的打阵,却符合了我们潜伏的希冀,俄顷之间,天地变色,书房变色,有时连先生亦变色,无怪这聚辍的叛儿,这勉强修行的猪八戒,感觉到十二分的畅快,甚至盼望天从此再不要清明,雷雨从此再不要休止!

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,田野,森林,山谷,湖,草地,是我的课室;云彩的变幻,晚霞的绚烂,星月的隐现,田里的麦浪是我的功课;瀑吼,松涛,鸟语,雷声是我的教师,我的官觉是他们忠谨的学生,爱教的弟子。

大部分生命的觉悟,只是耳目的觉悟;我整整过了二十多年含糊生活,凝视疑听疑嗅疑觉的一个生物!我记得我十三岁那年初次发现我的眼是近视,第一副眼镜配好的时候,天已昏黑,那时我在泥城桥附近和一个朋友走路,我把眼镜试带上去,仰头一望,异哉!好一个伟大蓝净不相熟的天,张着几千百只指光闪烁的神眼,一直穿过我眼镜眼睛直贯我灵府深处,我持久不得大声叫道,好天,今天才规复我眼睛的权利!

但眼镜虽好,只能助你看,而不能使你看;你若然不愿意来看,来认识,来享乐你的自然界,你就带十副二十副托立克、克立托也是无效!

我到今日才再能大声叫道,“好天,今日才知道使用我生命的权利!”

我不抱歉“叫”得迟，我只怕配准了眼镜不知道“看”。

我方才记起小时在私塾里夏天打阵的往迹，我现在想记我二日前冒阵待虹的经验。

猫最好看的情形，是在春天下午她从地毡上午寐醒来，回头还想伸懒腰，出去游玩，猛然看见五步之内，站着一只傲梗不参的野狗，她不禁大怒，把她二十个利爪一起尽性放开，搐紧在地毡上，把她的背无限地高拱，像一个桥洞，尾巴旗杆似笔直竖起，满身的猫毛也满溢着她的义愤，她圆睁了她的黄睛，对准她的仇敌，从口鼻间哈出一声威吓。这是猫的怒，在旁边看她的人虽则很体谅她的发脾气，总觉得有趣可笑。我想我们站得远远地看人类的悲剧，有时也只觉得有趣可笑。我们在稳固的山楼上，看疾风暴雨，看牛羊牧童在雷震电颩中飞奔躲避，也只觉得有趣可笑。

笑，柏格森说，纯粹是智慧的，示深切的同情感兴，不能同时并存。所以我们需要领会悲剧或深的情感——不论是事实或表现在文字里的——的意义，最简捷的方法是将我们自身和经验的对象同化，开振我们的同情力来替他设身处地。你体会伟大情感的程度愈高，你了解人道的范围亦愈广。我们对待自然界我以为也是如此。我们爱寻常上原，不如我们爱高山大水，爱市河庸沼，不如流涧大瀑，爱白日广天，不如朝彩晚霞，爱细雨微风，不如疾雷迅雨。

简言之，我们也爱自然界情感奋切际会，他所行动的情绪，当然也不是平常庸气。

所以我十数年前私塾爱打阵，如今也还是爱打阵，不过这爱字意义不尽同就是。

有一天我正在房里看书，列兰(房东的小女孩，她每次见天象变迁

总来报告我,我看见两个最富贵的落日,都是她的功劳)跑来说天快打阵了。我一看窗外果然完全矿灰色,一阵阵的灰在街心里卷起,路上的行人都急忙走着,天上已经叠好无数的雨饼,此等信号一动就下,我赶快穿了雨衣,外加我们的袍,戴上方帽,出门骑上自行车,飞快向我校背赶去。一路雨点已经雹块似抛下。河边满树开花的栗树,曼陀罗,紫丁香,一齐俯首颡颡,专待恣暴,但他们芬芳的呼吸,却彻挟重实的空气,似乎向孟浪的狂且,乞情求免。

我到校门的时候,满天几乎漆黑,雷声已动,门房迎着笑道:“呀,你到得真巧,再过一分钟,你准让阵雨漫透!”我笑答道,“我正为要漫透来的!”

我一口气跑到河边,四围估量了一下,觉得还是桥上的地位最好,我就去靠在桥栏上老等,我头顶正是那株靠河最大的榭树,对面是棵柳树,从柳丝里望见先华亚学院的一角,和我们著名教堂的后背(King's Chapel);两树的中间,正对校友居(Fellows' Building)的大部,中隔着百码见方齐整匀净葱翠的草庭。这是在我的右边。从柳树的左手望见亭亭倩倩三环洞的先华亚桥,她的妙景,整整地印在平静的康河里,河左岸的牧场上,依旧有几匹马几条黄白花牛在那里吃草,啮啮有声,完全不理睬天时的变迁,只晓得勤拂着马鬃牛尾,驱逐愈很的马蝇牛虫。此时天色虽则阴沈可怕,然我眼前绝美的一幅图画——绝色的建筑,庄严的寺角,绝色的绿草,绝色的河与桥,绝色的垂柳高榭——只是一片异样恬静,绝不露仓皇形色。草地上有三两只小雀,时常地跳跃;平常高唱好画者黑雀却都住了口,大约伏在巢里看光景,只远处偶然的鸦啼,散沙似从半天里撒下。

记得，桥上有我站着。

来了！雷雨都到了猖獗的程度，只听见自然界一体的喧哗；雷是鼓，雨落草地是沈溜的弦声，雨落水面是急珠走盘声，雨落柳上是疏郁的琴声，雨落桥栏是击草声。

西南角——牧场那一边我的左手，正对校友居——的云堆里，不时放射出电闪，穿过树林，仿佛好几条紧缠的金蛇掠过光景，一直打到教堂的颜色玻璃和校友居的青藤白石和凹屈别致的窗坡上，像几条铜扁担，同时打一块磨石大的火石，金花四射，光惊骇目。

雨忽注不休。云色虽稍开明，但四围都是雨激起的烟雾苍茫，克莱亚的一面几乎看不清楚。我仰庇老翁的高荫，身上并不大湿，但桥上的水，却分成几道泥沟，急冲下来，我站在两条泥沟的中间，所以鞋也没有透水。同时我很高兴发现离我十几码一棵大榆树底下，也有两个人站着，但他们分明是避雨，不是像我来看来经验打阵。他们在那里划火抽烟，想等过这阵急霖。

那边牧场方才不管天时变迁尽吃的朋友，此时也躲在场中间两枝榆树底下，马低着头，牛昂着头，在那里抱怨或是崇拜老天的变怒。

雨已经下了十几分钟，益发大了。雷电都已经休止，天色也更清明了。但我所仰庇的老翁，再也不能继续荫庇我，他老人家自己的胡髭，也支不住淋漓起来，结果是我浑身增加好几斤重量。有时作恶的水一直灌进我的领子，直溜到背上，寒透肌骨；桥栏也全没了；我脚下的干土，也已经渐次灭迹，几条泥沟，已经迸成一大股浑流，踊跃进行，我下体也增加了重量，连胫骨都湿了。到这个时候，初阵的新奇已经过去，满眼只是一体的雨色，满耳只是一体的雨声，满身只是一体的雨感觉，我独身——避雨那两位已逃入邻近的屋子里——在大雨里听淹，

头上的方巾已成了湿巾,前后左右淋个不住,倒觉得无聊起来。

但我有希望,西天的云已经开解不少,露出夕阳的预兆,我想这一停一定有奇景出现——我于是立定主意与雨赌耐心。我向地上看,看无数的榆钱在急涡里乱转,还有几个不幸的虫蚁也葬身在这横流之中,我忽然想起道施滔奄夫斯基的一部小说里的一个设想,他说你若发现你自己在一沧海中一块仅仅容足的拳石上,浪涛像狮虎似向你身上扑来,你在这完全绝望的境地,你还想不想活命?我又想起康赖特的《大风》,人和自然原质的决斗。我又想像我在西伯利亚大雪地,穿着皮蓑,手拿牧杖,站在一大群绵羊中间。我想战阵是冒险,恋爱是更大的冒险,死是最大的冒险。我想起耶稣,魔鬼,薇纳司,福贺司德;我想飞出这雨圈,去踏在雨云的背上,看他们工作。我想……半点钟已过,我心海里至少涌起了几万种幻想,但雨还是倒个不住。

又过了足足十分钟,雨势方才收敛。满林的鸟雀都出了家门,使劲的欢呼高唱;此时云彩很别致,东中北三路,还是满布着厚云,并且极低,似乎紧罩在教堂的H形尖阁上,但颜色已从乌黑转入青灰,西南隅的云已经开张了一只大口,从月牙形的云絮背后冲射出一海的明霞,仿佛菩萨背后的万道佛光,这精悍的烈焰,和方才初雨时的电闪一样,直照在教堂和校友居的上楼,将一带白玻璃窗尽数打成纯粹的黄金,教堂颜色玻璃窗上的反射更为强烈,那些画中人物都像穿扮整齐,在金河里游泳跳舞。妙处尤在这些高宇的后背及顶头,只是一片深青,越显得西天云罅月漏的精神,彩焰奔腾的气象。

未雨之先,万象都只是静,现在雨一过,风又敛迹,天上虽在那里变化,地上还是一体的静;就是阵前的静,是空气空实现象,是严肃的静,这静是大动大变的符号先声,是火山将炸裂前的静;阵雨后的静



不同,空气里的浊质,已经澈底洗净,草青树绿经过了恐怖,重复清新自喜,益发笑容可掬,四围的水气雾意也完全灭迹,这静是清的静,是平静,和悦安舒的静。在这静里,流利的鸟语,益发调新韵切,宛似金匙击玉磬,清脆无比。我对此自然从大力里产出的美,从剧变里透出的和谐,从纷乱中转出的恬静,从暴怒中映出的微笑,从迅奋里结成的安闲,只觉得胸头塞满——喜悦,惊讶,爱好,崇拜,感奋的情绪,满身神经都感受强烈痛快的震撼,两眼火热地蓄泪欲流,声音肢体愿随身旁的飞禽歌舞;同时,我自顶至踵完全湿透浸透,方巾上还不住地滴水,假如有人见我,一定疑心我落了水,但我那时绝对不觉得体外的冷,只觉得体内高乐的热。(我也没有受寒。)

我正注目看西方渐次扫荡满天云辀的太阳,偶然转过身来,不禁失声惊叫。原来从校友居的正中起直到河的左岸,已经筑起一条鲜明五彩的虹桥!

八月六日

(发表于1923年7月21-24日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)